晉察冀日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二一二期（本日出版二張半）　地址：晉察冀邊區　定價：每份零售一角二（陝期計費郵費在內）

新華書店北嶽支店啟事

五月二十五日本店所刊登之出版新書啟事，內有「北嶽區第二期整風文件第三分冊即將出版」一節，按二期整風文件並無第三分冊，所付排印中者係戰線社所編之「農村調查研究」一書，該書即將出版，附此預告。

新書出版

中國通史簡編　實價七元九角

「中國通史簡編」現在已經出版了！但因紙張困難，印數很少，各地讀者可速向所在地之本店發行機關購買，勿失良機！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

晉察冀軍區當局關於軍區春季反「掃蕩」的談話

本報五月二十七日軍區專訊：晉察冀軍區當局頃就此次敵寇對軍區的「掃蕩」與我方反「掃蕩」的整個戰役發表書面談話如下：

[illegible]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民主政治感人深厚　唐縣犯人表現良好

反「掃蕩」中雖死刑犯也都不跑

本報訊：唐縣縣政府所押犯人，在[illegible]

[illegible]

（沈重）

渾源敵佔區人民關心時事

渾源訊：游擊區的老百姓，雖然處在敵偽的包圍下，勝利信心却十分堅[illegible]

五台婦孺臨難益堅

五台訊：敵寇在五台溝十三個村莊家進行搶劫屠殺時，有[illegible]

孟陽李參議員具體幫助村區工作

孟陽訊：本縣李參議員，自參議會閉幕歸來後，熱心區村工作，[illegible]

（佚名）

氣節凜然！孟陽兩科長殉國

孟陽訊：前月[illegible]

（佚名）

唐縣米金花寧死不受辱

唐縣訊：[illegible]

（木）

阿圖島一役 美軍殲敵千五百名

遠東美潛艇沉傷敵艦船八艘

華盛頓一日合電：海軍公報稱，五月三十日阿圖島上美陸軍三隊分別自西南方及西方向芝加哥夫港海岸會合。美軍前進時，稍遇敵軍零星部隊之抵抗，我殲敵三百餘。我機曾襲擊吉斯卡日方設備，合特盧杜灣軍營等區引起焚燒。二日，據海軍部公報稱，阿圖島美軍曾擊斃日軍一千五百人。

一日據海軍部公報稱：太平洋遠東方面，美潛艇近在該區海上對敵作戰結果如下：敵方艦輪被擊沉者計驅逐艦一，大型油船及大型貨輪各一，中型貨輪二，小型貨輪一，中型運輸輪一。此外，大型油船一艘受傷或已沉沒。

敵酋東條 承認現局嚴重

〈財政窮乏又發四億元公債〉

倫敦一日路電：據東京廣播，東條今談稱：鑒於現局之嚴重，任何與作戰努力非直接有關之事物，必須停止。

倫敦二日路電：據柏林廣播，日政府又開始發行四萬萬日元之新戰時公債。

戴高樂與艾森豪威爾晤談

吉戴談判繼續進行

倫敦二日路電：戴高樂今晨拜訪艾森豪威爾，據權威方面訊：兩氏談話，二日舉行於友好之空氣中。

倫敦卅一日路電：據今夜阿爾及爾廣播，今日吉羅德與戴高樂會談歷三小時。會中所取之決議，尚未公佈。戴高樂首先步出會議室，返往旅邸，貿德、莫尼、馬西格里與費立沁則繼續進行討論。又訊：駐阿爾及爾之美代表與英代表參與會議。穆菲定明晨訪戴高樂。又戴吉兩氏已同意共派代表一人至華盛頓，商議有關法國戰俘之問題，代表人選已定馬洛塞，馬氏曾爲法上議院議員，不久之前始參加戰鬥法國。馬氏已自倫敦抵阿爾及爾轉美。

紐約人士推測 盟國領袖會議或將舉行

傳邱吉爾將赴莫斯科

西雅圖一日合電：戴維斯已抵西雅圖，即將乘機赴莫斯科，交付斯大林致羅斯福之親函。

倫敦二日電：據紐約人士推測，盟國領袖之會議或將舉行，惟未悉舉行會議之地點。

倫敦二日路電：德方通訊社本日稱：邱吉爾擬自北非往訪莫斯科。

北非盟軍總部一日路電：據云原定今晨召開之戴吉代表團會議並未如期舉行，迄下午十四時尚未確定，雙方官員亦表示：消息之缺乏與當局未發表聲明一節，不能即認爲彼此間已有不可克服之障礙，本週內仍有成立具體方案之望。阿爾及爾一日晚廣播稱：「成立法國中央執委會之談話，今日繼續中。」

阿爾及爾訊：一日下午，喬治將軍於此間向記者談稱：中央執委會尚未形成，故尚未履行職務，惟已在着手組織中。阿爾及利亞總督貝魯頓已辭職，賈德魯已被任中央執行委員。

南游擊隊聲勢浩大

德意匪軍損失慘重

（本報特譯）日內瓦三十一日塔斯電：南斯拉夫游擊隊在黑山、哈爾齊哥維納與波斯尼亞西南區各地與德意佔領軍展開激烈戰鬥，特別在加茲科區。（哈爾齊哥維納）游擊隊打退「所有」敵人的反攻，並給以嚴重的損失。在沙格列布西南和南部，游擊隊一部包圍敵據村落一處，迫使德意守軍全部投降。在克洛特斯洛伐尼亞邊境，游擊隊突襲維尼加，德守軍獲得全勝，所有拒絕投降的敵人，都被游擊隊殲滅，守軍司令也在此役中陣亡。在福加和降阿科維爾附近，這幾日連日都有激戰，游擊隊殲敵達二百餘。又訊：德國情報公開承認，哈爾齊哥維納一帶戰事極爲激烈。德敵討伐隊隨處都遭游擊隊阻擊，沿途狼狽敗竄。每到夜間，游擊隊即公開進入村落，從老百姓那取得給養。現在游擊隊的配備，已有大砲等重武器及機槍、自動步槍等優良武器。

地中海形勢改觀

盟海軍實力強大

盟國艦隊轟擊班泰雷列亞

北非盟國海軍基地一日路電：地中海上之英海軍人員、對亞歷山大港法艦之加入聯合國作戰，極致歡迎。法艦停泊港灣雖已達七年之久，而須全部勘查始能應用，惟仍不失爲強大之盟方海軍力量之一大增助。過去六個月內，地中海海軍情勢已全部改觀，地中海兩端之英海軍已大事加強，並有軍艦多艘，足以應付任何來攻者，及威脅軸心歐洲之南部海港。馬爾他島已可通達，並可用爲海軍基地，而盟國且已奪據的黎波里、比塞大、突尼斯、布尼非、利普維爾、阿爾及爾及阿蘭等優良海港。

北非盟軍總部二日路電：公報稱，上月三十一日通宵，盟方艦隊轟擊班泰雷列亞島，頗爲成功。若干砲彈落於碼頭區域。我未受損失。昨日下午我艦隊再度轟擊該島。

埃及與蘇 建立外交關係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開羅訊，此間官方宣佈埃及政府決定承認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並決定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倫敦訊，此間美空軍司令部稱：美第八航空隊轟炸機於五月份毀敵戰鬥機三五五一架，此數較過去任何一月爲多。另北非盟軍總部公報稱：五月份空戰中，盟機共擊落敵機三三七架。

伊斯丹堡三十一日路電：據訊，希臘及保加利亞佔領下之色雷斯與馬其頓，現有德軍及意軍各五師。希臘沿海一切盟軍可能登陸之地點，近均以重砲大事增援。馬奇諾防綫之大砲現佈置於亞得里亞海沿岸。

蘇德戰況

蘇情報局六月一日晚間公報稱：「一日白晝，庫班區諸港東北戰事仍在進行中。中路我軍殲敵約一百餘人，他段，敵圖接近我陣地，被擊退，被殲九十餘人。黑西羌斯克區，我砲兵殲敵約一連，毀敵堡壘三座、坦克五輛。巴拉克列亞以南，我砲兵毀敵堡壘三座、大砲三門。列寧格勒綫，我軍殲敵堡壘二十二座，殲敵官兵九十六人。」六月二日早晨公報稱：「黑西羌斯克區，我砲隊猛擊敵陣地，殲敵步兵一營；紅空軍襲敵機場，毀場上停機十四架，在空戰中，敵機五架被擊落。塞夫斯克區，我砲兵毀敵大車二十五輛、堡壘三座。」

（本報特譯）塔斯六月二日莫斯科電：五月三十一日曉，蘇遠程轟炸機猛襲波羅茲克鐵路連接點向布利安斯克、貝齊杏等重要車站。波羅茲克敵倉庫一座中彈被焚。布、貝兩地之敵交通工具，被毀亦重。

蘇名探險家巴巴寧 榮升海軍少將

（本報特譯）莫斯科二十九日塔斯電：蘇聯政府擢升著名北極探險家、北極航空站總監伊凡·巴巴寧爲海軍少將。巴氏現任蘇聯北海航運總局總監，與領導一切有關北極之研究工作。以前曾北極工作獲有顯著之成績。曾榮獲蘇聯英雄稱號並四次獲獎。

蘇聯文化動態

自然科學

△喬治亞科學院工作介紹▽

喬治亞科學院院長穆斯基西維利關於喬治亞科學院的工作，進行如下的介紹：「在戰爭期中，一切有利於抗戰的農業和技術研究院，都在科學院的計劃與領導下紛紛建立起來了。各院工作特別着重在研究：喬治亞的煤、油、錳、水力利用……等問題。其他物理、化學、數學和天文學院，也都有與戰爭有密切聯系的新的成就。農業學院關於蔬菜和一般穀物的改種問題的研究，有驚人的收穫。地理學院，在土壤學方面則給了農業研究以許多有力的幫助。」

△全聯科學院成立九個分院▽

蘇聯科學院秘書員第阿諾夫告塔斯記者稱，最近在亞塞爾拜疆、卡薩吉斯坦、土耳克美尼亞、烏拉爾和蘇聯北部各地，一共成立了九個分院。第十分院不久也要在吉爾吉茲成立。上述九個分院，已聘請的教授、研究工作者在一千五百人以上。

一般文化

△美康奈爾大學設俄國文化講座▽

全蘇對外文化關係協會約定美國康奈爾大學，在今年暑期十七星期中，開設俄國文化介紹講座。聘請專門學者負責講授，其科目有「俄國歷史」、「蘇聯科學」、「蘇維埃國家與其國際關係」、「蘇聯保健制度」、「蘇聯法律」、「蘇聯工業」、「蘇聯海軍發展史」、「蘇聯農業」、「蘇聯建築學」……等等。同時，美國科學委員會在該校設立高等俄文班，以備協助學生進一步自動研究上述諸問題。其被聘執教的教授有伯那德·帕爾博士、愛魯斯特教授、新聞學家作家亞爾伯特·雷氏諸人。

△列城圖書館圖書交換▽

在戰爭期間，蘇聯最大圖書館列寧格勒圖書館贈送英、美、澳大利亞各國的書籍達八千四百餘冊，收到的則有一萬八千多冊。總計戰爭開始以來，列寧格勒圖書館和英美交換書籍關係最爲密切，在英國的交換機關，還有不列顛情報部圖書館和皇家軍事圖書館等非一般的機關。

文學作家

△蕭洛霍夫從前綫歸來▽

蘇聯名作家蕭洛霍夫日前從前綫回到莫斯科，據其告塔斯記者稱：「我的新作『他們爲了他們的國家而鬥爭』（長篇小說）已經在付印，我希望能用這本東西，來告訴全蘇維埃的人民以我在這次爲自由的鬥爭中所目睹的空前的殘酷和困難。我相信這該是我的責任，我以爲一個作家特別在今天，是應該在反對外國侵略者的偉大的行列中和我們的人民一同前進。我親身參加了南戰場、西南綫和中路的許多鬥爭，我也巡視了許多受了戰爭的洗禮的地區，我看見了許多我的作品中常見的哥薩克村落，和哥薩克的男婦老幼被敵人殘酷地摧毀和屠殺了。……在頓河岸上一個叫維申斯卡雅的村落裏，我的七十五歲的母親，被敵人的炸彈炸死了。我的出身地，已經成爲廢墟。我的私人圖書室和其所有的圖書，已全被敵人洗劫，化成灰燼。我的妻和三個孩子，也都不知去向。……這以個人的不幸來說，恐怕可以說是一齣悲劇的了吧！——但我卻又看見了在廣闊的頓河草原上，紅軍急如奔馬的攻勢，現在我希望，目前正等待着展開的決戰，就是決定英美蘇法捷……各個民族的命運和給予德寇最後致命的一擊。」

△蘇作家聯盟準備紀念瑪雅可夫斯基五十度忌辰▽

今年七月十九日，是蘇聯名詩人瑪雅可夫斯基五十歲忌辰。屆時蘇聯作家聯盟準備爲他在莫斯科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晚會。這個晚會將要在莫斯科音樂宮舉行，並由作家聯盟主席法捷耶夫詳細介紹瑪雅可夫斯基之爲一個蘇聯愛國詩人。在莫斯科的瑪氏博物院將舉行抗戰期間，蘇聯一切著名詩作的展覽，這一展覽會陳列的東西還將包括有前綫殉難將士一切有關瑪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因爲瑪氏的作品，在紅軍中最爲流行。最近一個紅軍軍官，就從前線寄給瑪氏博物院的書局一封信，略稱：「瑪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幫助了紅軍殺敵，和鼓起了他們的勇氣以戰勝一切的困難。」

蘇聯抗戰二週年 英將舉行盛大紀念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倫敦訊，蘇聯抗戰兩周年紀念日（六月二十二日）轉瞬即屆，英國全國正籌備盛大集會，屆時蘇大使邁斯基及盟國代表均將參加。蘇聯作曲家所作「斯大林之歌」將於是日演奏。全英各地正進行募捐，準備在斯大林格勒建立英國醫院兩所，初步建設費預定於六月二十二日以前募足。

史迪威在英 協商全面作戰計劃

倫敦三十一日路電：據駐歐美軍總部稱：駐中印緬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參與華盛頓羅邱會議後，業已來英，以便討論進一步之軍事行動。渠甫抵達即與歐洲戰場美軍總司令特季會商。彼等會討論完成世界性戰爭之軍事計劃，事後並分別與英軍事當局會商，經濟戰亦在考慮之列。上述各次會商均於總部中舉行。

國際簡訊

倫敦三十一日專電：據美聯社訊，史迪威將軍稱，飛英途中，一路平安。渠稱將於回途中視察各戰場，向各指揮官提出渠之計劃以便協調。

△據德方一日廣播：意總參謀長安勃羅西奧已被免職，由羅塔繼任。

△英工會代表大會秘書西特林，將率領高級職員赴莫斯科，商討盟國工會活動之協調及開展方法。

△愛爾蘭總統海德下令愛爾蘭自由邦舉行普選。

△維琪政府已頒佈新命令，規定凡是一九二二年生的法國工人，都要派到德國去做工。

鄂西南敵全綫崩潰

我統帥部嚴令痛殲頑敵

旬日來敵傷亡三萬以上

中央社重慶一日電：據軍委會發表：此次敵寇以其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八等六個師團爲骨幹，另附以第十四、第十七等獨立旅團所編成之第十一軍，向我鄂西南沿江之三峽進攻，其司令官且由漢口移駐宜昌指揮作戰，計自十八日起，敵軍向我鄂西南開始進攻以來，連日戰鬥至爲猛烈，我軍乃以石牌要塞（宜昌縣屬，在長江南岸，適當宜昌城與三斗坪之間）爲軸心，利用既設陣地，節節誘敵深入，至要塞地帶，我統帥部特頒手令於要塞守備部隊方天、羅廣文、趙秀崑、王元直、唐嚳謨等諸將領，指出此爲我國之斯大林格勒，乃爲聚殲敵寇之惟一良機，嚴令全體官兵固守要塞，建樹奇勳。而各將領間，亦有誓與要塞共存亡，決不辱命之決心。五日來，敵軍屢以精銳部隊向我要塞決死猛犯，我守備部隊待其陷入我火網之內以後，予以全部之殲滅，俾之無一生還，敵棄屍之多。敵在我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餘具，其他要塞週圍各陣地之屍骸，此時尚無詳細統計。此其攻擊要塞部隊第三十九、第三十四等師團死傷之情形，下其野戰部隊，則自二十六日以來，第三、第十三等師團，由鴨子口等地渡過清江洲向我偏岩等地前進，以後，我側翼部隊即於二十七日向漁洋關出擊，血戰兩晝夜，卒於廿九日晚攻克漁洋關，於是敵軍第三、第十三等師團後方被我截斷，完全成爲包圍狀態，我正南之軍，乃於三十日起，飛機出擊，全面反攻，激戰至三十一日午，敵軍即全綫崩潰，綜計自十八日至今、敵軍傷亡人數至少在三萬人以上，據目擊者稱：連日敵傷兵由前綫搬運至宜昌者已達萬餘人。今日我右翼各部隊，正沿清江河兩岸向長陽、聶家河方面，猛烈追擊，截至一日晚八時止，所接各路追擊部隊報告，敵軍潰逃砲兵及騾馬、輜重隨地遺棄，狀極狼狽，現我長江兩岸各軍，正以泰山壓頂之勢，繼續向宜昌、宜都方面挺進，以期南北夾擊，聚殲頑敵。連日我英勇空軍會同美國空軍，同時以大編隊蹤協助進擊，收效極大，現正向敵之退路沿江一帶各渡口予以猛烈轟炸，預料此次被圍敵軍，將無法漏網。我軍自去春長沙第三次會戰殲敵以來，全軍將士每以未得機會與敵再一決戰予以更大之痛擊爲憾，故此次作戰，上下官兵之忠勇與部隊行動之齊一，統帥部更爲嘉許，尤其要塞守備部隊全體官兵，以必死之決心予侵略者以致命之打擊，此不僅爲鞏固我陪都之門戶，實爲我軍開闢最後勝利光明之大道，其意義尤爲重大也。

又電：我追擊部隊，刻已將敗退遭縣西北一帶之敵包圍，正猛殲中。

又電：敵十三師團由漁洋關敗退時，其後續部隊一一六聯隊及騎兵聯隊各一部，在距漁洋關二十哩處，被我追擊部隊將其層層包圍，悉數殲滅，俘獲勝利品堆積如山，正清算中。

註：
◉我佔縣城　　　我軍反攻方向
O敵佔縣城　　　—·—省界

湘鄂邊戰場現勢圖

鄂各界組慰勞團赴前綫慰勞將士

中央社恩施一日電：鄂西南前綫我軍捷報頻傳，此間各界聞訊無不歡忭異常，爰由各界組織之前綫將士慰勞團，已定日內携慰勞經費五十萬元及大批慰勞物品出發前方，慰勞忠勇將士。

鄂豫邊續傳捷音

我軍攻克應山西關　圍攻隨縣廣水雲夢

本報集中央社電：鄂豫我軍出擊，續有進展：我攻擊應山部隊，二十九日已攻佔西關，並將東南城郊要點盡行攻佔，東北敵機場全部摧毀、城內敵被我擊斃甚衆，刻正繼續圍攻中。隨縣、廣水、雲夢等地，二十八日起經我分途圍攻，均獲預期進展，我砲兵向隨縣敵營房命中射轟，毀營房當即起大火焚燬，隨縣敵交通已被截斷。天門東北敵重要據點皁市，三十日晨亦陷我包圍，其外圍據點，悉被攻佔。信陽敵向我攻入東關之部隊反撲，復遭我痛擊。二十八日，我某部向長台關攻擊，現仍續戰中。新店（平漢綫車站）敵被我誘出，當予以全部殲滅，武勝關之敵爲圖掙扎，曾一度向我反撲，復被擊退。

魯南蘇北偽軍陸續反正抗日

新華社魯南二十九日電：鄆馬偽軍田六部自被敵改編後，共部下中隊長陳繼雲等即率部反正抗敵。又蘇北宿遷偽六七區自衛團長曹賢凱，於四月二十三日率部百餘反正，現已安抵某處抗日。

晉西北游擊大隊兩度攻入寧武

偽組織全部摧毀

新華社晉西北三十一日電：我軍一部配合游擊隊，於十日至十三日夜，將忻州至合衆、三交部落鎮間之電綫及軒崗（寧武東南）至寬莊、寧武至上鐵間電話綫全部破壞，收電綫數千斤。同一時間，我軍某部游擊大隊，曾一度襲入寧武之東關和西關，將敵工程隊及偽組織合作社等全部摧毀，並俘偽組織人員三十四名，獲牲畜二十七頭。當即交還羣衆。十四日寧武軒崗敵約三百餘人出犯，與我某部接觸，戰鬥一小時，敵不支潰退，是役我獲俘敵二十餘名，獲槍十餘支，軍用品一部。同日，忻縣敵數百出擄，亦被我另一部擊潰，擄槍枝彈藥一部。

新華社晉西北三十一日電：某分區某某支隊，積極活動於交城西北之岔口、化中莊地區，曾多次襲佔岔口敵據點，前後殲敵達一百餘人，近日來該部在石沙莊、康家溝、偏梁上均在小岔口西北一帶打擊搶粮和騷擾之敵偽，甚爲得手。八日下午一時許，敵金森小隊長率領日軍二十餘，偽軍七人，又到附近各村莊搶劫，三時許該敵即經偏梁上向石沙莊前進，爲我發覺，我即潛伏於南山陣地，半小時後，敵見我毫無動靜，乃入石沙莊，並上山搜索，與我發生激戰，我除以大部投入戰鬥外，並以小部轉向敵後背進襲，敵不支潰退，我軍跟蹤追擊，另一部由捷徑截敵歸路，敵乃慌忙竄入叢林中，經我包圍搜索，全部殲滅。十時許，岔口敵三十餘聞訊東援，亦被我中途擊潰。竄回原防。

盟機首次襲炸廣州灣

敵軍票受影響暴跌不已

中央社桂林一日電：廣州灣首次遭盟機轟炸，敵方事先毫無準備，倉庫應付，軍實損失甚大。由於盟機空襲之影響，敵軍票價值狂跌，幾致不可收拾。

宜昌又遭我空軍襲擊

中央社重慶一日電：一日上午六時四十分，我空軍中型轟炸機在戰鬥機掩護之下，轟炸宜昌附近江岸敵廠堆積之偽儲品與船舶等，以精確之瞄準投下爆炸彈多顆，收穫極大戰果。當我機羣到達目標時，敵鑒於三十一日空戰之慘敗，未敢應戰，我機任務圓滿達成後，均安返基地。下午我神鷹隊，復巡視宜都、宜昌一帶上空，亦未發現敵機。

又電：盟邦空軍連日來以大編隊不斷活躍於前綫，曾予敵以嚴重之打擊，刻敵空軍懾於我方威力，已頓形萎縮，一日前綫頗難見敵機蹤影。

敵機襲豫

中央社洛陽三十一日電：三十日晨，敵機十二架分兩批襲豫，三十一日晨，敵機十二架，又分五批襲豫，在沿河各渡口偵察，並在區師境內投彈，後向北逸去。

國內簡訊

△魯中沂蒙區的糧價近來下跌，據統計一月上旬糧價爲高粱每升（八斤）九十五元，穀子每升九十六元；現已跌至高粱每升六十元，穀子每升六十二元。

△太原學生和敎員抗日情緒益高，某校學生多人因不用心學日語被開除，引起全校學生抗議。在某電影院內，學生曾痛打一蠻橫日本人，救亡歌曲在各校暗中流行。

陝甘寧生產報導

春耕中的吳滿有

當全陝甘寧的勞動者，不管是農民或部隊，一致喊出口號：「向吳滿有看齊」的時候，我們這位模範的勞動英雄——吳滿有是越發激勵起來了，他沒有半點的自驕自滿，他就早下決心：再前進一步。

在年初，當他自己的生產計劃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時候，他就提出願意和邊區人民進行競賽，在當時看來，那已經是個够驚人的計劃，但今天的事實證明，驚人的還不在那個計劃，而更在吳滿有春耕中收穫的成績。就是說，到現在，吳滿有不光全部完成了他的開荒計劃，而且大大超過了。經過一春的努力，吳滿有共開荒地一百二十三畝，這比起他原訂的計劃（七十五畝）來，超過了百分之六十四，比去年（四十五畝）幾乎多與三倍。這使他原來的耕地面積（一百八十畝）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但是勞動力卻是和去年相等的，除吳滿有本人和他三弟、長子三人，耕牛仍然是兩頭（四頭）沒有變動外，去年僱一長工，今年則改僱了兩個月短工，另僱一六十個札工。一百二十三畝荒地的開墾，連播種在內，總共用去二百六十個犋頭工，平均每一個工種地四分七釐多，這樣的開荒速度和數字，是吳滿有自種地以來的最高紀錄，這裏札工隊所起的作用是需要特別提出的。

這是吳滿有春耕成績的一個方面；但，吳滿有之被稱爲勞動英雄，他的方向被公認爲是「今年邊區（指陝甘寧邊區——編者）全體農民的方向」，不僅是因爲他是一個自己努力增加生產的模範，還在於他同時照顧了別人，更照顧了集體。我們從吳家棗園去看吧，在吳滿有的親自領導下，經過一春辛勤的勞作，現在，吳家棗園村周圍四座大山已經變成良田，該村今年開荒計劃已全部完畢，共開荒地四百四十七畝，超過第一次計劃（一八六畝）的兩倍半，超過第二次計劃（二三四畝）的百分之九十一，相當於去年開荒數（一七一畝）的百分之二百六十，就全村耕地面積來說，今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去年種地六九八畝）。全村三十個勞動力平均每人就開荒十五畝八分。這一連串的數字，可以說明一點，就是由於集體勞動，[illegible]增加一半以上。據吳滿有估計，如每畝地平均可收穫糧食三斗，只四百四十七畝荒地就可收穫糧食一百三十四石，足供該村人民全年吃用而有餘。[illegible]現在，家家戶戶大吃其新菜，而麥地遍野，[illegible]吳家棗園的三個變工隊，已經決定開始組織鋤草了。

移難民的生產

從邊區以外的地區（河南、陝甘、湖北等地）到邊區來的移難民，在政府、及邊區人民幫助之下，都熱烈參加了生產運動。由於「自己動手」的結果，現在不光是餓不着凍不着，大部生活且相當優厚了。到邊區來時間較長的移民，不少已重建起自己幸福的家庭。

今年在生產運動中政府用了很大的力量去組織難民的生產，除多方的貸款外，並發動了軍隊和人民對移難民的協助，這都收到很大成效，移難民全部得到安置，都積極參加了生產運動。如中赤水縣二區二鄉的難民，就組織了十幾個開荒隊，進行集體開荒，情緒非常高，半個月就開荒八十多畝，從馬杏兒家的春耕工作，可看出其特有的成績。

移民勞動英雄馬丕恩和婦女勞動英雄馬杏兒的春耕工作業已完成，在與去年同等人力畜力的條件下，今年馬氏父女種地一百八十畝，比去年多種三十六畝，開荒三十畝，比去年多開一倍，爲邊區農業勞動模範戶中耕種最多最快的一家。勞動把生活改善了，而且更改善了家庭關係。當馬杏兒以自己的勞動生產被政府獎勵爲女英雄後，她的丈夫高占虎也回來了，他和馬杏兒一塊努力開荒，馬杏兒近來對人說：「現在丈夫可待我好了。」但是，馬杏兒一點也不驕傲，她除上山種地外，近來又辛勤地動員起鄰近婦女，參加紡織了。

訪問宮本哲治先生

倉夷

在邊區，差不多大家都見過宮本哲治先生。他是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支部長。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成立後，晉察冀支部和冀中支部合組了一個晉察冀分會，宮本先生就當了這分會的書記。一直到現在，他都一心致力於反戰同盟分會的工作。他和邊區其他的許多國際友人一樣，常到邊區各地進行工作，和敵人堅決戰鬥，在各種大會上發表講演，成了邊區人民很親密的戰友了。

當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成立兩周年的時候，記者爲了明瞭他們這兩年來艱苦奮鬥的過程，特到分會去訪問宮本先生。他正在佈置一個關於反戰同盟所出版的宣傳品的展覽會，很忙。

他首先謙虛地說明：自己做這個工作，雖然時間已有兩年，但還只是僅僅有些眉目，有些工作的印象。工作經驗是談不到的。之後，他就對我所提的問題，開始逐條解答。

關於日人反戰同盟的誕生和它的任務，宮本先生說明：反戰同盟的誕生，是由中日戰爭的性質所決定的。日本少數統治階級軍閥財閥，爲了掠奪中國的資源，奴役中國的人民，進行了這非正義的侵略戰爭，這完全是爲了他們少數人的利益，而不是爲日本國大人民利益。相反的，他們把我們日本廣大的勞苦大衆，拿來作爲他們侵略的工具，迫使日本人民作無窮的犧牲，我們安樂的生活都破壞了，生命也沒有保障了。爲了解救我們跳出戰爭的苦海，我們務要起來組織這個反戰同盟，它的任務就是要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因此也就要聯合中國抗戰的人民，聯合所有東方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一齊起來反對日本軍閥財閥。我們這個分會是在中國敵後戰場，工作對象進不到日本國內的人民，只能是這戰場上的日本軍隊。日本士兵「是被穿上軍裝的日本人民」，他們被法西斯欺壓着來作戰，我們就要向他們宣傳敎育，敎他們認淸日本戰爭的本質、促使他們覺悟，脫離軍閥的壓榨，起來反戰。還有一些中國淪陷區裡的日本居留民，他們也受了戰爭的許多痛苦，也是我們宣傳敎育的對象。

宮本先生還很鄭重的表示：反戰同盟是日本人民的一種反戰的羣衆組織，因此他不像一個政黨，或一支軍隊。只要是反對戰爭的日本人民，不管他是什麼組織和思想，習慣和嗜好，都可以加入反戰同盟。不受什麼約束和限制。我們的組織是獨立的，總部設在重慶，在華北邊設立了一個聯合會，這是因爲戰爭的阻隔，爲了領導上的方便與加強的緣故。我們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各級的領導人，都是我們日本人，而且都是我們盟員自己選舉的。

關於反戰同盟和八路軍的關係問題，宮本先生談稱：我們和八路軍完全是站在平等互助的立場上的。彼此不是隸屬的關係，正像我們的總部和重慶方面的關係一樣。但是因爲在華北的敵後方，因爲我們和八路軍的總的戰鬥任務是相同的，都是爲了反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戰爭，而八路軍是華北敵後對敵作戰的主體，我們反戰同盟又是初建立起來，還沒有很好的基礎，因此需要八路軍總的作戰方針的指導與各種幫助，而我們的工作，也就成了八路軍整個抗戰工作的一環了。

回憶到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兩年來的工作，宮本先生是很興奮的。在這兩年中間，他們所做的工作成績是不少的。他們出版了「日軍之友」（現改爲「戰友」）三十多期，三十幾萬份，出了「前進」「前綫畫報」各種刊物。因爲這些刊物宣傳品，都是他們盟員自己寫、自己畫，寫他們要說的話，畫他們要畫的內容，所以在前綫的日本士兵是很歡迎的，樂於接受的。最近投誠到八路軍來的日本兵還有的在口袋裡裝着這些宣傳品。宮本先生很有趣的說：「日本士兵過去懷疑，以爲宣傳品是八路軍寫的，但是事實證明，我們說的話都是他們所要說的，感情和他們非常接近，後來就相信八路軍裡日本朋友大大的有了。」他們還到邊區各地演出話劇，表演日本歌舞，受到邊區人民的熱烈歡迎。

在去年秋季以後，反戰同盟支部才開始了「前綫工作」。爲不僅在反戰工作上得到很大成績，而且使反戰同盟的盟員的鬥爭經驗與認識，顯著的提高了一大步。宮本先生說：「在前綫上，我們打電話，寫信，送慰問袋，給砲樓上課，收到不少成績。就拿電話戰來說吧，有一次，我在前綫打電話給一個砲樓裏的日本兵。他問：你是誰？我說：我是給你送慰問袋的。他馬上說：那你是反戰同盟支部了。我說：是的，慰問袋你收到嗎？他說：收到了，謝謝你。我馬上又聽到有一個隊長責問的聲音：混蛋，你怎麼道謝？他就反駁說：人家送你禮，你不道謝嗎？這樣反感在日本軍隊裡是很少見的呢！有時候，我們一和砲樓談話，那砲樓裡就喊着：「他們又來了，他們又來了！』他們非常願意聽我們的講話，有些長官在電話裡和我們辯駁，都被我們說得啞口無言。至於我們盟員，則在這次工作中，信心更加提高了。工作熱忱高漲着。突擊工作的時候，我們不睡午覺，夜裏有時還打夜工。在給砲樓日本兵上課的時候：砲樓裡的長官下命令射擊我們，但他也轟不退縮，照樣的講話，日本兵受到很大的感動。直接寫信，也得到很好的效果，佐佐木投誠過來，就是因爲被我們的信所感召的。」

盟員在支部裡的生活情形，宮本先生也有一個詳細的介紹。他們有一個「國際俱樂部」·每天傍晚，玩野球、籃球、足球、經常學習討論會，生活檢討會。盟員中有些是「俘虜」來的，但他們一樣受到八路軍生活上的優待，他們受到了感動，逐漸覺悟了便自動要求參加到反戰同盟。盟員們照樣可以得到生活上的優好的待遇。這是八路軍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精神的表示，八路軍尊重日本兵的各種生活習慣，儘可能的讓日本反戰的人民得到安慰。盟員們見到八路軍的艱苦奮鬥，爲民族解放而忍勞耐苦的許多壯義擧動後，有的自動的提出不要再優待了，願意得到和八路軍同樣的待遇。

談到這裏，我就問宮本先生說：「如上所說、反戰同盟是得到日本士兵的信仰與傾慕的，但是日本軍閥受了這樣大的威脅，當有什麼反應吧？」宮本先生突然眉毛舒展開了，幽默的笑着說：「反應多得很呢！他前綫工作的同志們給我的情報中，當在提到敵人也給我們寄慰問袋和宣傳品。但是敵人宣傳的內容都太笑話，我們毫無感動。我相信，敵人不管採取什麼說詐手段，都不能動搖我們的組織。我們現在的政治眼光比以前「到八路軍地區來以前」大大不同了！敵人的宣傳內容實在太幼稚。」

「我最近聽說，有你們的盟員在××路附近被敵人俘了，敵人把他的手掌用鐵絲穿透，血淋淋的拉到日本士兵面前說：「這就是八路軍的優待俘虜！」是否事實？」我這樣問着，他點點頭：「這是確實的。這個士兵名叫志田春吉。日本軍閥這種欺騙鬼計，是暫時會得到一些效果的。因爲日本兵的頭腦比較簡單，容易上當。但是八路軍不是釋放許多俘虜回去了嗎？事實一定會把敵人這種鬼計粉碎的。」

話轉到宮本先生[illegible]。宮本先生是日本熊本縣人，在井陘煤礦當工頭，一九四○年百團大戰的時候，他喝醉酒躺在工房裏，被八路軍俘虜了。他說：開頭我相信軍閥的宣傳，認爲八路軍是土匪。我想逃跑，沒有機會，想自殺，連開兩個手榴彈的蓋，都被八路軍的隊長阻止了。到了八路軍的中心區以後，我受了優待，可是還想回國。後來偶然看見了一本關於共產主義的日文的書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記得我在國內的時候，就知道有共產黨；但是共產黨的書籍卻是看不見的，日本政府不讓人民看這種書的。[illegible]

鋼鐵的人們

本報特派記者　沈重

一九四三、六、二日

五月初旬，敵對完唐地區瘋狂「掃蕩」，被害死亡，民衆達七百人以上，其殘酷無恥爲世所罕見。在敵人在賈西莊，用刺刀挑死五十餘婦孺，現在兇殺時說：「哼，你們紡織建設，在把你們殺了，看你們怎麼建設!?」又說：「你們年紀大的是八路的爹，娘兒們是女八路，年小孩是小八路，兒子──全是八路！」於此可見敵人在我民衆英勇鬥爭前的頹和無賴，而妄想以屠殺來使邊區人民向之屈服。但邊區人民是不可屈服的，在反「掃蕩」過程中一面積極與軍隊在一起開展游擊戰和地雷戰打擊敵人，一面表現了中國人高度的英雄氣慨；這種民族氣節的高昂是遠過於歷年所見的。記者在這裡所記下的僅是我所得材料的一部，是完唐人民不怕犧牲、壯勇鬥爭底潮浪的點滴，然僅就這一點滴，也可窺見人民英雄氣概的一斑：

一　村長李景堂

五月一日，敵人進襲完縣，已快到清醒了。北清醒村長李景堂爲掩護羣衆轉移，督促大家先走，自己留在後邊。這個爲全村所愛戴的村長就是在最危急的時候，也和平時一樣地深深記住在民選時村民所寄予的重託，利用着一分秒的時刻來堅持工作。但不幸他被敵人捉住了。

敵人像縛虎一樣地緊緊綁住了他，拷打着問他：誰是你們的縣長？他說：「我就是縣長。」「那這區的區長是誰？」他的回答：「我就當過區長。」敵人氣了，[illegible]

二　工會主任張金山

五月四日，敵人包圍完縣團結村，把工會主任張金山抓住了。敵人把他帶到新建村。因有壞人告密，說他是村幹部。敵人問他：「八路軍的東西藏在那裏？」他回答得很簡單：「不知道。」敵人把他打得死去活來，又用涼水灌死他三次，一夜未醒。第二天早晨，敵人爲了利用他，拖着他走回村去。他躺在地下堅決不走了，說：「你槍殺、刀砍任便，要我走是萬萬不行的了。」敵人的刺刀舉起，他大叫了一下，被挑死了。[illegible]

三　工人左新力

專區製造廠的工人，左新力，二十歲的青年。他從抗戰開始，就參加了工作，當過兩個專員的特務員，對學習很努力。我們很早就認識了，當他[illegible]時，總是拿着小本子問我生字。[illegible]到製造廠當工人，我還見他一次，[illegible]

四　開飯舖的老人

娘子神一個開飯舖的老頭子被敵人抓去、打他要他說出堅壁東西的地方，他咬着牙死也不招。敵人打着他的孩子給他看。他心疼極了，說：「拿顆子彈把我打死得了，拿小孩子磨折幹什麼？弄死孩子我也是不說的。」敵人用水灌他，在敵人的面前他知道是不會活的，不如索性倔強些，死也死得痛快。他對着敵人說：「這一桶涼水還不夠我嗽口哩！」敵人把他灌死了。晚上，鬼又醒轉逃了出來。他向人們說：「日本鬼跟八路軍是不能比的，一個地一個天，這回我可更知道了。」

給北平的市民（六）

紀新

（原題「望穿眼的北平市民」）

本文在原標題之外，本還有一個意義明確的副標題。大約因爲那個副標題出現了不合適，所以被編者刪去了。可是這一來，有好些地方，就文不對題啦。補救辦法：換一個新標題。

再有，本文中斷多日，那是因爲文字裏發現了恐有妨礙的地方，寄遞修正，往返周折，所以就擱下了。讀者諒。——作者

編按：作者原副標題是「收復都市獻辭」

五 說…到…新…民…會

「新民會」，這鬼頭們嗾使出來狂吠「王道」，嚼人骨肉的狗羣，目前處於「汪主席」「一元化體制」要求之下，已經透出喪氣的樣子；雖然鬼頭們還在廻護，怕也不能完全躲開「主席」的棍子。情形確屬有些悲慘；可是咱們對於這死有餘辜的狗羣，不能動什麼憐憫，總要進一步估計估計它們的「功勞」。

提起鬼頭飼養這個狗羣，也眞有窮極無聊的苦處：因爲臨死掙命，纔把「皇運」出賣給「法西斯蒂」——「法西斯蒂」在政治的運用上，是要求寡頭專制的獨裁，是所謂「軸心」的特色。在意大利有莫索里尼那寇作獨裁者，在鬼子的師邦德意志，有希特勒那寇作獨裁者；鬼子們呢，當頭有「天皇」，迎門有議會，「天皇」作「通宮」，是 [illegible] 的意味下，算是獨裁者呢，[illegible] 議會在政府，「少壯軍人」的威風，「天皇」也 [illegible]，還有 [illegible] 換姓改嫁，獨裁者呢，還可讓鬼子們抓出一個頭來，[illegible]「天皇」，[illegible]。這個派，那個派，到底也不讓誰，也不讓鬼子們「少壯軍人」的威風，[illegible]。發了貶了價，還勾搭手，誰也不好意思不出個頭來，[illegible]「王道」節，任憑掘街延喘，祇可大家捏着鼻子湊合。「七七」好能，[illegible]，「七七」戰事起後，政先成立了「內閣參議會」，凡是能夠和財閥拉得攏的軍人物，高齡和「天皇」的，都網羅在內。這是一個太上內閣，還假外交界的有力人物和財閥，羅致爲「內閣參議」，以「天皇」爲的威嚴，好周旋在兩位婆婆中間，左右作人難。於是這假市的軍部，今天改了嫁，明天改組，只好改組，總算成立。這又是一個太上內閣。同時，部又成立了「大本營」，[illegible]。

近衞第一次在台上的時候，爲了迎合「軍部」的意旨，促進寡頭專制，極力支持「五相會議」，並且設立了「對華院」（就是以後的「興亞院」）。所謂「五相」，是首相和陸藏、海，外交，「大藏」四相。所謂「對華院」，是集中管理對華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事務的機關。又改由首相兼任總裁，原本規定爲陸相兼任的，後來又總算歸了首相，可是院裏設總務長官，仍由軍人担任，總算了題。

御用首相或陸相的專制，爲由軍部的「頭」「進」「五相」越來越專制，「寡」「實際」又可以說是到底人。一一就連「寡」不到「獨」的程度，可是是到程度。「國」一運用不到「獨」的程度，但是「寡頭」到「寡」不到「獨」的程度依然延在。後來雖然又有了「大政翼贊會」，舊的「大東亞省」，依種種樣。還是繼續前嶽的展轉頑復，始終是在自己搞麻煩，換言之的內閣改嫁，整個的政治機構，終是不能高度的「天皇」出賣，內閣改嫁。

「法西斯蒂」化，前後內閣，火併，都是徒勞，其中矛盾，由於一切運籌的從勞，一些被催眠劑麻醉了的少壯軍人，就不耐煩向會什麼「法西斯」祇想山下奉文，突的原因，後面提到，這裏不再贅述。

諸陸官發財的「少壯軍人」，就不耐煩向會什麼的公式和束縛，索興各自爲政的「獨裁」起來。

，由於南太平洋內「戰功」，很快的陞爲八將，直調着接應德國，在北滿挑起白蘇戰爭，在會議上曾以剖腹作要挾，終於爭到担任北滿防務的司令官，就是最好的例子。來到咱們華北主持侵略的鬼頭，滿想就此下江山，更是飛揚跋扈，恣睢專橫，看着「滿洲國」有一「協和會」那種狗羣，想在華北也養上一羣，好替他們吠吠「王道」，偏偏又有自告奮勇的漢奸，於是就一拍即合的組成了「新民會」這「集體的」狗。

所以，北平的市民們，咱們要認清：「新民會」所反映的，不是敵人的什麼遠大的政治理想，而是敵人政治上的產，「法西斯蒂」的怪胎，和所謂「現地軍人」的跋扈專爪。自告奮勇的漢奸們，在這個意義之下作狗，已經可氣，可恨；此外還有其他卑鄙的心理作祟，這就非要咱們嚴厲的揭發不可了。

組成「新民會」這狗羣的基本份子，很複雜：有貪官污吏，劣紳，就像「首腦」繆斌、張燕卿、王揖唐、殷同、余晉龢，這一流「首腦」人物；有土豪，地痞，流氓，就像「保甲長」這一流跑腿人物；至於什麼「道公署」，不消說，什麼分會的「參事」，以及各部處科的大小職員，算是一大多數。是這一條鑽上的人物。可以總名之爲「混混」。

另外一大類，是沒有成形的政客，就像以宋介人物，陳公博、胡漢翔，爲領班的這一流所謂「幹部」。自命爲有政治信仰的，他們已經暗裏勾結反共，他們還在「七七」事變之前，他們的政治信仰，早已結上了「日本」，投賣，於佐得份子，同盟會，「現地軍人」，可是鬼頭們，一手提起來，他們就漢奸，求得「同文同盟」後改爲「現地軍人」，目中祇看見鬼頭，對他們吃香之，佐佐木，鈴木等人，於是狗們就通過這漢奸，五色旗，「興亞會」與「新民會」的佐佐木顧問，這樣組成的「新民會」，指使一類的漢奸所謂「新民會」，還是不顯，怕這些狗的工作總還不夠。

這些沒有成形的政客，因爲他們有「反共」，「心病狂」的程度，超過那些各形的「混混」。他們想「中心」，反「俄」，多少有所想，[illegible] 他們的「中國公論」的政治 [illegible]，他們散漫，記得本來已是多心，打取得也是——所以他們所打的「混混」吹的「混混」，也吹打，形成一個「混混」，因爲他們不算，於是被「混」的地位，「混」在「組織」的人原諒的地方。

才能不如部「組」織，即繆斌也有「才」以，遇到這樣的地方，他們也被不得不成主義，把忠帝作爲光榮的作爲正義，這把羞辱作爲光榮，是把效忠作爲正義。同，把肉麻當作有趣，以賣國作爲「新」，還是「主義」「和平」，「新民主義」，「混混」斷送民族的心理，這樣化作爲勝利，是在賣身，是雖死嘛！

紙「新民主義」，挑着臉嘴出來的原本，犧牲人相出「象」，牙心作主義，這是什麼狗的「新」，卻偏要「新民主義」，又說「理想」，理想出個什麼理想，什麼「理想」，是「指導」的了。紙這樣一條最不高的指導，然後 [illegible] 北平市民。

政權，如什麼：狗「理想」、「東方文化」，「發揚」最高什麼？還有些說法，以然，還不如說固有文化，「發揚狗化」，什麼？又說倒乾脆：除去「反」共」，就是「反共」。

還脆出個所以然來：[illegible] 「新民」的內容，「反共」，「反共主義」，「新民」的容話，就是乾脆些，除去，[illegible]。

人，這以「反共」爲中心的「新北政權」，適合於「軸心國」「最高理想」，適合於法西斯蒂化的「王道」，「現地軍人」「一切」寇偷的要求，也適合於「軸心國」三位一體的理想。

想。除去「現地軍人」，普遍的尖銳的衝突矛盾之下，都要在個別的和普遍的，「王道」、「軸心國」把自己的一切葬送。

汪精衛政府參戰，「大東亞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可是「新民會」狗羣比汪精衛還要積極。說當時雖沒參戰的「新民會」，所以又跟着汪精衛「新民會」轉了一個「新國民運動」，[illegible]，多麼的吹來了「新國民運動」前於此的「新民會」，汪精衛自炫爲「新民」。

國民政府參戰，已近於一年，汪主席了「大東亞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也到底不好意思，所以「新民會」跟着轉了運動，在「新國民」運動來了，汪主席的「新民運動」，結果是多少在「新」，[illegible]，「新國民」，汪精衛來吹了「新民會」，還得「南京」的「新民」。

有，也來會「實民」的全國性「一元化」，倡導了「新國民運動」，「一聯會」「五色旗」，還是把「南京」的「新國民」有理想有傑出的「新」，還不能不說，而「國父」，這在中山先生的「一元化」的「國父」，[illegible]。

——一月二十日發表（新民會）

當時受命於危難之際，組織健全秩序之匪共寇，當時是日本的敵人，而奉行國父遺訓，也是華北安寧，也是一年來，與日本的提攜，今日五經寒暑。近一年來，今日則理想日即統一，作成，戰時經濟，戰時生活之體制，於一國家一組織之下，加以完成，對內推行新國民運動，對外奉行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大亞洲主義，結成東亞聯盟，以舉國民物心總力；以集結國民協議會宣言（本年一月二十日發表）

光榮。「新民會」已於險阻之中成立，迄今五經寒暑，當時受命於危難之際，組織健全秩序之匪共寇。今日則理想日即統一，與日本保衛東亞，[illegible]。

「抗戰分裂派與匪共勾結，傀儡和平運動爲投降運動，民政府反共建國之國策，[illegible]，而知今日東亞之雄偉理想，尤毫無理解，對日本保衛東亞，同死之犧牲，未來始能獲「同生」之。

反攻，英美共匪及抗戰分裂派，在東亞之叛逆，[illegible]，最後勝利之到來，尚有待於民衆之努力，以倡導新國民運動，之積蓄，最大目標，端在以鉄積寸累之所得，爲物心總力。

甘共苦之精神，協力大東亞戰爭，而我國民在汪主席指導下，參戰以前，已近於一年，民政府實行參戰，[illegible] 在新民會，即電請國民政府參戰，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之翌日，「新民會」這狗羣，[illegible]，發出響應的呼號，衞突起來，[illegible] 的理想，[illegible]。

到這個「新民會」「理想」的「最高理想」，是什麼？而是切齒罪？

「新民會」這狗羣的「理想」的「最高理想」，[illegible]。汪精衛所領導的「國民黨」，那另一狗羣，也曾於這個「最高理想」加上「新」三角旗，背上「青天白日」，發起的「國民運動」，[illegible]「新」「集體的」的理想，汪精衛的演進，新國民運動，[illegible]「五色旗」「朝山進香」，這是汪精衛「反共和平救國」的最高理想。

想「擁護」，「演進」「三角旗」，在國旗上加「新」「舊」的「最高理想」，[illegible]。

奏請，「拂拭」漢奸面目，這是「新民會」所領導的「集體」狗羣，[illegible]，就在這個「演進」的過程裏，衞突起來，[illegible]。

「抗戰」，因爲「汪精衛」「分裂派」，是指出來在南方所以敵人周旋「抗戰」的國民政府，「匪共」是指着「八路軍」在北方和敵人周旋的「國民」，所以敵人也是叫「八路軍」「匪共」，[illegible]。

和國軍「抗戰」，因爲是叛離出來的，也是國民政府的「匪共」，[illegible]。

旋的分裂派區政府，和「共匪」「八路軍」「新四軍」，[illegible]。

後面再說，因爲有傳統的深恨，而對於前者，它們是除了「新民會」的狗羣自己不過是遠吠之外，還要作「實力戰」，「思想戰」。

之爲「匪」，對於後者，它們是除吠之外，[illegible]。

完成「國民組織」，「實力戰」的「積蓄」，和敵人「思想戰」的「手段」，是什麼？總不外是物心總力！這個後面還要說，像那樣，咱們所想的，[illegible]。

總力的積蓄，咱們就要留神它們所說的「組織」，它們的「手段」，怕就是那「新民會」狗羣的「工作」。

定不可用那組織！這是「鉄積寸累」，[illegible]。

有利心總力之積蓄，咱們就要留神，[illegible]。

物心總力之積蓄，是得意之極的工作。

是以前，它們在「王道樂土」去進行「共存共榮」，「親善」；[illegible]。

現在，降服是在「同生同死」的符咒之下，[illegible]。

「睦鄰」，「王道樂土」，去進行它們的工作，「組織」，「工作」，「暴行」。

之外，對居民，有「保甲」，有組織，倒規模的「城市」，[illegible]；對青年，有「青少年」，「兒童」的組織，「青少年」有職業圖，[illegible]。

據說，擁有相當勢力，和悠久歷史的「幫」，[illegible]，可憐面面俱到，它們都有組織；[illegible]。

祇可惜進行「組織」，[illegible]，就是它們的目的，[illegible]。

們進，行它組織，[illegible]，配給食糧，「洋火」，是「新民會」的標準。

較至宋，居民就不會出來了，[illegible]，無可所以，[illegible]。

好，「民」「反共」，「青年」……[illegible]（下接六版）

（上接第五版）

在估計「新民會」的「功勞」之餘，咱們且提起趣事，作爲「餘興」罷：「新民會」爲了具體表現「睦鄰」的理想，爲了具體發揮「友邦領導」的精神，有計劃的把「日本居留民」和咱們北平市民雜居起來，不，「組織」起來，——差不多每十幾家的北平市民中間，就要放上一家「友邦人士」，讓他們來「睦」咱們，來「領導」咱們。「睦」的日子多了，倒也有熟悉起來，「這個的」，「那個的」的「友邦人士」也能彼此建立的閒聊。聊到頂「睦」的程度，「友邦人士」，多半會說出相類似的「悲壯」言論來：

「……我的，中國話的，不好，我的，學的有；……我的，中國衣服的有；……你們的，八路軍，大大的，……來啦，……我們的，腦袋的，沒有啦！（以手加頸作勢）……我們的，說中國話；穿中國衣服，……你們的，說我們的，是中國人。……（有時還「悲壯」之淚）……」

六　文化事業

敵人在夢想摧毀咱們國家，民族的工作裏，有預定的陰謀，有臨時的詭計。在前述的政治活動上（和還沒有提到的經濟活動上）是如此，在下述的文化事業上也是如此。在政治活動上（以及經濟活動上），比較不容易保持虛僞的鬼臉，不容易裝出虛僞的交情，在所謂「文化事業」上，那就容易，而且一些中國「文人」具有「無行」的特質和「清高」的外貌，更很容易被人欺騙，又去欺騙別人。

敵人對咱們作具體的，有計劃的文化侵略，開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距現在二十五六年之前。它們在國內「外務省」裏，先成立了一個「對支文化事務局」，指定中國應付的「庚子賠款」爲「特別會計」，由「對支文化事務局」運用這「特別會計」，在中國辦理一切「對支文化」侵略事務。本是秘密的「國策」，沒有明目張膽的和中國交涉。等到民國十年到十三年的時候，俄，英，法，美等國都紛紛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作爲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的基金，鬼子也就趁機來交涉「退還庚子賠款」。別國大致都是把「賠款」真的「退還」出來，然後由關係雙方各推代表，組織委員會，負責保管，支配。鬼子可不是這樣。它們也讓用那樣退還的套子，送照會，簽訂，裝着人。——可是讓中國派代表，和它們組織一個在中國的委員會，就近進行「事務」，祇是進行「事務」。中國委員是無權過問保管，支配等一切計劃的。當時的政府，當時的一些文人，對於這種被「踩着脖子講裝啞叭」的舉動，仍然熱中，覺乎是便宜。於是經過「「中日」文化事業委員會」，「日支」文化事業委員會」的爭辯，終於成立了「「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不過，鬼子到底是不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前後有陰謀和詭計，終於被有証據的揭穿。於是全國文化教育界發起反對這敵人對咱們悍然施行的文化侵略行爲，反對甘心給敵人作官的中國委員。一直鬧到「五卅慘案」發生，中國委員汪榮寶等僞於輿論，纔紛紛退出。

工作本來是敵人自己的，要幾個中國委員，原是爲的「作假」，沒有中國委員，自然無傷大體。所以浪人橋川時雄等，就仍然利用在中國的「事務所」，秘密進行調查，編輯工作。「九一八事變」後，就又形活躍，擴充圖書館，「自然科學研究所」，並用重價收買中國「學者」替他們作「提要」（就像修四庫全書一樣，抽燬，刪削一切有「違礙」字樣的典籍，製作歌功頌德的史料），作編撰。「文人」「學者」們，逐漸溜溜加入，造成了所謂「東方派」。到民國二十五年，「東方文化事業」（「事務所」在北平東廠胡同），這「東方派」的「名賢錄」被揭示出來，登錄的知名「文人」「學者」如錢稻孫，孫人和等，竟達三四十名之多。這些「名賢」經過「七七事變」到現在，除掉走的死的以外，留在北平的一（如錢稻孫，孫人和）和繼續增補的還是不少，成爲文化漢奸的嫡系，前鋒，或中堅。——它們有時也像「藝文版」的「大阪每日」一樣，故意傳布一些對敵人的輕微批評或諷刺，以表示自己的「主張公道」，或「人心不死」。北平的青年市民們，這些文化漢奸，有的特別長於投機取巧，有時竟會成爲你們理想的「導師」，爲了保持純潔的民族氣節，可真得留神啊！

……

有些文化漢奸，是「勝朝」的「遺老」「遺少」。到現在提起國家來，還要稱「勝朝」；寫起紀元來，還不肯寫「中華民國」，而要「奉正朔」的寫「宣統」，寫「康德」，或是用干支紀年（如王季烈等）。它們還在[illegible]「主子爺」的「皇恩雨露」，切盼着「白衣卿相」的際遇和那「選士」的盛典，所以敵人就因勢利導，讓它們在「王道」和「東方固有文化」涵育之下，成立了「國學院」這類的機關，按期「課題」，「典試」，「頒賞」。像一抱「異才」的「士子」，現在居然還能因爲一擲「制義」，一擲「策論」而得到「大員」的激賞，「金榜題名」的榮耀，和「膏火之資」，真算「奇遇」。（可惜祇能如此，還不能真的「蟾宮折桂」，一步登天。）典試的「大員」們，現在居然還能大過「出閣」「入閣」，栽培「門生」的癮，儼然做了「封疆」，「取士」的「殊館」，更算「異數」。於是乎，報屁股上，天天登「科名錄」，改定「年號」，追述「蓬瀛」風光；一班以「詩仙」「人瑞」自居的老「太史」（如張海若等），也大擺其「文酒之會」；弄得又酸，又臭，又醜，又[illegible]，真彷彿站在豬圈旁邊，看豬拱泥溝；又彷彿抖摟一堆破包腳布。北平的市民們：以上的贓世盛舉，是咱們北平的特產，是敵人所願意公開展覽，而又落到個「發揚中國文化」的美名的。算了吧，咱們寧肯北平不成爲「文化城」，也不願意再抖摟這堆破包腳布了！

……

也有比較「摩登」些的文化漢奸，它們多半是油頭粉面的。

「新民會」爲培養所謂「幹部人才」，還設立一所「新民學院」，招收大學畢業生，一切官費，畢業後就有派出去充當「幹部」的希望。一些「四六不成材」的都市「少爺」（也有極無聊的頹廢青年），算是找到了安身之處，所以投考的人，居然很多。「教授」，除了「友邦學者」外，中國人佔多數。——因爲薪水特別高，又有「官米」，「官麵」，年節「恩餉」等特別待遇，它們都被飼養得很風光的。

頂顯着活躍的，要算是管翼賢和張鐵笙所領導的工作了。什麼「華北操縱者」的集會，什麼「報道工作」的集會，什麼「華北作家」的集會，規模都很盛大：開大會，開座談會；上「新京」，東京去觀光；發行什麼期刊，什麼雜誌；廣播什麼話劇，什麼歌曲；……真能興高采烈的緊張呼號，直彷彿「王道」和「皇運」的力量，「主推」着它們往一條細微的血管，使它們不能不爲「大東亞聖戰」賣命，在叫咱們旁觀的市民，都不能不點頭稱讚它們的「有朝氣」，是不是？——張鐵笙是「翩翩」的青年，自不必說；就是管翼賢雖然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可是言論，丰采，精神，也還是不老啊！

……

這裏，該提到「正統的」教育機關——一切「公」私立的學校。一提到這些學校，就教人感覺十分悲憤。大約總有五萬到六萬的青年，少年，在這些學校裏受教育。他們除少數的自暴自棄者，昏天黑地在那裏混以外，大多數都是有民族意識和抗敵情緒的，——都是好子弟，有希望的孩子。可是他們得俯首帖耳的受敵人和漢奸們所設施的毒化教育。他們被禁錮在黑暗的牢獄裏，不能窺探外面的光明，他們懷疑會有衝破黑暗去拯救他們的如密林一般的手臂。對於這些好子弟，有希望的孩子，咱們除掉鼓舞他們加強和黑暗掙扎的勇氣外，就得趕緊伸出拯救的手臂，此外，沒有什麼可說的！

一般「公」私立的小學教員們，算是到了最可憐的地步：每月的收入，非但早已不如一個洋車夫，就連一個毫無技術的「小工」也是不如的。不要說養活一家，那點收入就不夠養活自己。他們早就靠着每月也有一點「官麵」（普通是半袋），否則，早就不能延挨下去了。他們的外形都成了叫花子，成了囚犯，那裏還是什麼「先生」？不過他們大多數也還是有血性的青年，他們情願現在忍耐着窮餓，不想巴結，不想騰達；渴望將來能自由的生活下去，愉快的工作下去。

據說：「公」私立中學的教員們，生活的情形，稍好一些：收入超過了一個「南輪」車夫，可是還不如一個「三大輪」車夫。中學教員若是沒有那一點「官麵」，也很難維持。不過對外到底「是成」一些，對身家內顧慮深遠一些，對青年，刺激也冷淡一些；所以正當熱血沸騰，求知若渴時期的青年，往往不能從他們先生那裏得到什麼啓示，什麼希望。就這樣，敵人和前任「教育局長」王養怡（可憐可歎：那樣忠心，那樣作惡，那樣不怕挨罵；並且獻了寶貴的古瓶，給「天皇」，還不保險局長的不更動），對於中學還是不放心：屢次更換校長或主任，後任的人總要比前任的更老成，有些校長年在六十以上。更糟的，中學校長，在社會上好像已經有了相當地位，所以能幹點的，也可以活躍一陣。就像以前的楊蔭慶，齊樹芸，竟活躍到被國民政府開除國籍的程度，齊樹芸並曾一度受到破壞的虛驚，——總算是人物。現在繼慶山，僞任着「教育會長」，實力氣活躍的程度，更超過了楊齊兩位，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大東亞戰爭」起來以後，燕京大學和協和醫學院都被解散，封閉；英美教會立的中學，都改成了「市立」，「市立」可是「市立」，經費還得自己籌劃。這是很新鮮的。

再說大學：——私立大學，祇剩下輔仁大學和中國大學還勉強開着。輔仁大學校務長是德國人，中國大學校長的門路寬，[illegible]教員們，待遇既不如「國立大學」，更不如「新民學院」，而且又沒有「經常的」「官米」，「官麵」，就不得不「偷」，且「坐以待斃」，可是，因爲敵人對於正確消息的封鎖（特別是近在邊區的），和有計劃的造謠，就是些民族意識較強，文化水平較高的大學教員，也不能夠估計出爽且的曙光究竟從什麼方向來，和什麼時候來啊！

「國立大學」，有「師大」，和「北大」。「師大」男女兩部；「北大」分文，理，法，醫，工，農，六個學院；合在一起，這是「國立八校」之數。「師大」從徐祖正因爲鬧神經病，被擠下台，王謨因爲沒有給松下顧問買汽車被革下台，現在男女兩校歸一，由湯爾和時代的黎世蘅次長主持。「北大」一直就是由「東方派」元老錢稻孫任校長，周作人「督辦」任文學院院長，——附見襯托之妙。周督辦下野後，「興亞院」當局有意讓他和錢校長換着幹，可是兩位都不表示積極，祇好作爲罷論。

「國立大學」的教員，大概可分爲二類：一類是掛名教員。包括名頭高大或有要公在身，總之是不能到校，也不能上課的中日「學者」；一類是正式教員，是既到校又上課的教員。其中有前已成名，包括「科名」或將成名的「學者」，「專家」——如前在某專門機關任職或兼務[illegible]和「友邦人士」，就可教該專門學科，以及「行有餘力」的「官」[illegible]。其中大部分是燕大的，燕大被解散，不上課，又不掛名，乾拿薪水（規定的[illegible]）。教育總署的徵求合作公函，表示情願合作後，可是有些人實際上並沒法安插，於是就都位置成「額外教員」。「額外教員」和正式教員都「經常的」有「官米」，「官麵」和年節「恩餉」，待遇雖略次於「新民學院」，可是能落得「北大教授」，「師大教授」的頭銜，所以「落選」的知識份子，還是很踴躍的。

……

周作人，以前在中國造成了「小品文時代」的「知堂老人」，現在下野的「督辦」，是咱們都很關心的。咱們關心他，下野之後，（只剩下光桿的「文學院院長」），又「督辦」大部分時間的生活，今後是要有「轉變」的。以前的「苦雨齋」裏，確實「苦雨」，一下雨就灌進一屋子水，院子淵成了「蛙塘」。現在不然了：「督辦」在任上的時候，已經[illegible]連前帶後，都改建過了，改建成高爽，軒朗，潔[illegible]文窗綺戶，雕梁畫棟，莊嚴的氣象。[illegible]「督辦」的「小品文」的人，說[illegible]如「苦雨」，「清[illegible]」之[illegible]正是「苦雨」，「大品文」，「小品文」[illegible]大品文光彩奪目，[illegible]撼案叫讀，如嚼東洋大餅[illegible]市青少年闆結[illegible]式，上[illegible]（見「新民畫報」），那樣子也是和[illegible]一般香甜的呢！

七　開發——建設

不是「鬼子」。「維新改良」，追趕「先進國」，居然弄到了東亞「富強」的局面，於是膨脹着胸脯，[illegible]沒想到自己已經得了不治的病。近十幾年來，[illegible]慌了手腳，再也沉不住氣，東衝西撞，發作的事變，[illegible]那個「事變」，出資「天皇」，改「內閣」，挑選這個，[illegible]是怕死：軍人，怕那法西斯主義化的，[illegible]要的統制經濟，要的帝國主義，要了「八紘一宇」[illegible]

[illegible]要了地主的命，要了軍閥的命，要了財閥的命。[illegible]可以既有財閥有勢的，倒是所謂「皇運」[illegible]受不了，因爲那[illegible]的「天皇」，所以[illegible]他是大元帥的命根子，也是大資本家，[illegible]政黨是財閥的傀儡，「政友系」的後台是「三井系」，「民政系」的後台是「三菱系」，[illegible]這樣，似乎有活路了：對外，積極侵略，可以採辦原料，改補元氣；對內統制經濟，可以清理內熱，消除鬱結。可是[illegible]咱們雖是友邦，也能助[illegible]。

繼着「九一八」事變起後，鬼子國財閥的命運，有着顯著的變化：（一）輕工業和較純的金融資本的財閥，隨着軍需工業急劇發展的情形，一定要影響它們漸漸衰亡了，就都消極起來。（二）隨着軍需工業的大財閥（如「三井系」，「三菱系」），自然十分積極；可是新進軍閥正想着「統制經濟」，高唱「反財閥」，阻止「三井」這類既成大財閥的資本在滿洲進出，於是招惱了這類大財閥，懷恨在心，以後就不支持軍閥，從此而起。（三）若是[illegible]在軍閥離開了財閥的支持，活不了，[illegible]

（本篇未完待續）